

# “通过另一种形式与虚拟化的逝者相见” “AI复活” 争议中大步向前



“舅舅离世了，全家人都在瞒着80岁身体不好的姥姥，能不能用AI‘扮演’舅舅，让他对姥姥说几句话报个平安？”

“我儿子因病意外去世了，我还想见见我儿子。”

……

乘着这波AI浪潮，“AI复活”的产业正在悄悄萌芽。

“AI复活”，这个名称最为人所知的或许是约十年前的英剧，《黑镜》第二季中的一集，女主利用意外身亡的男友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大量数据，重塑了一个模拟男友人格的AI。而在现实中，像这样“通过另一种形式与虚拟化的逝者相见”的故事，正在新年伊始之际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。

2023年12月中旬，一则“失独父亲用AI复活病逝儿子”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，一位中国父亲因ChatGPT、文心一言等AI技术工具的出现而看到希望，在辗转了多个团队后，最终收到了一段AI生成的儿子的视频。

“效果是初级的，但已足以让他的妻子在已故儿子的墓前哭泣。”一家外媒在报道里这样说。

这是一类依赖生成式AI的底层技术，复现逝者的形象、声音、言谈举止，甚至是性格情感的产品，业内人更愿意将其描述为“数字陪伴”或“AI数字永生”。一家去年3月份开始涉足相关领域的团队表示，截至目前，他们已经为超过600个家庭提供了相关服务，其中大部分来自因疾病、事故或自然灾害而失去孩子的父母。

## “AI复活”，一单多少钱？

对于初次接触“AI复活”这个概念的人来说，难以想象的东西还是太多了。最直观的疑问就是——AI“复活”某人之后，我们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与TA相见？

一段视频？一个可互动的程序？抑或是某种可真实触碰的全新物品？

来自上海的企业“超级头脑”，从2015年进入AI游戏开发、VR、数字人等领域，在2023年3月份开始涉足“AI复活”这个崭新的应用场景。团队的创始人张泽伟详细介绍了他们当前主要的三类业务：AI疗愈、数字遗照和3D超写实的仿生数字人。

张泽伟表示，目前第一种“AI疗愈”已经做了600多单，后两种还没有大量铺向市场，仍在进行内部的细节优化和版本迭代中。整体来讲，就算“安排上顶格的技术”，一单的价格也不会超过五位数。

不过，由于“AI复活”本身就是一种从需求寻找市场的特殊行业，因此，超级头脑团队碰到的更多是为“带着需求找上门”的客户提供一对一定制版服务。

“那位失独父亲一开始找到我们的时候，其实要求很简单，就说想克隆一下他儿子的声音，从这个点开始，又慢慢分散出现其他需求……其实最开始有这个概念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都是一些用户来找我们，说他们要做哪些事情，我们再总结出他们的需求，最后才有现在这些产品。其实你现在来看，这位父亲的需求其实并不属于我们现有的任何业务形式。”张泽伟说。

## “本质是AIGC的一条细分赛道”

在聊到技术实现时，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，所谓“AI复活”其实就是当前的生成式AI，或者说AIGC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

技术）领域的一个细分赛道，本质上是利用图像、语音、视频、文字等多个领域中已经成熟的技术去生成个人形象、声音、知识库、思维方式、语言风格等等内容，再逐步将这些不同内容“拼接”成一个完整的产品。

在具体的实现上，大模型市场为AI复活提供了动力。

张泽伟表示，在做那些具有交互功能的AI复活项目时，他们会先收集逝者的生平资料、语言习惯，然后把把这些数据输入到服务器上，再基于他们细分领域的一个模型去做本地化的训练和部署。如果用户问到了数据库里没有的信息，底层就会跳转到当前市面上已有的超大模型的付费接口，换文心一言、星火大模型等继续完成对话，这样，就可以持续进行多轮对话。

而在这个细分赛道里，“数据”也是从业者们频频提起的一个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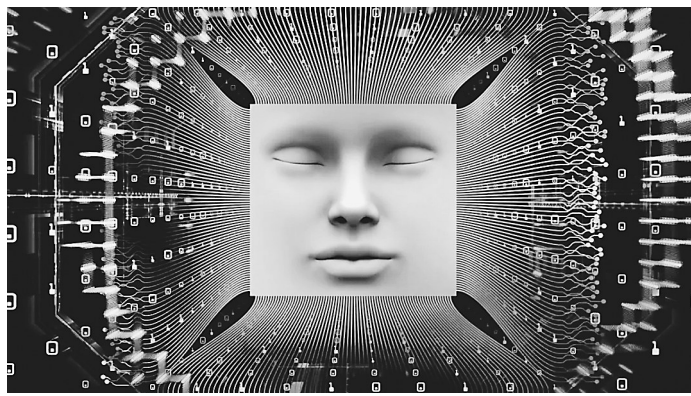
“AI复活对于数据质量的要求非常高，数据越多、越全，训练出来的数字人的相似度就越高。

## 产业规模很小，仍是“需求寻找市场”

在张泽伟看来，2022年底的一波技术大爆发，使得大家都开始探索技术的具体落地和应用，“AI复活”就是应运而生的这样一个产业。而他们也从逐步尝试，到现在整个团队全部投入这个细分领域。

“作为中小团队，我们其实做不了太多东西，进入到这个领域，也是我们整个团队都觉得它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比较大。这个行业目前还在早期萌芽阶段，规模很小，短时间或许也难以推进，但观察到国内甚至是全球的庞大的市场需求，我认为未来可能是万亿级别的市场。”张泽伟说。

对于国内主做AI名人复刻的企业“数字栩生”团队来说，目前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，并没有在“AI复活”方面有什么业务开展，而创



始人翁冬冬个人认为，“AI复活”这个概念本身是有需求的，但现在市面上已有的呈现形式，比如让逝者照片可对话，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清晰或者真实的需求。

“其实国内做数字人的团队特别多，大家都有各自的方向。像我们团队针对头部，也会有客户有‘AI复活’这样的需求找过来。”翁冬冬补充说，“其实跟海外业务比的话，中国的业务丰富程度是特别高的。因为人多。所以这么多人，哪怕比例很小的人需要这个东西，那也是巨大的市场。”

不过，从长期来说，数字栩生提到了另一个有所重合的概念——数字陪伴。

比起“AI复活”的交付一段视频、一个产品的“短时间内的再次相见”，“数字陪伴”更强调一个有自己的基本逻辑，能长期且深度地去了解被陪伴的人的需求的数字智能体，能作出更合理的反应，提供更加细腻的希求，技术底层类似一种定制的AI聊天大模型。

而要做到这一点，翁冬冬觉得现有的技术可能就“不够用”了，基础技术还得再往前走一步才行，比如大模型对于场景的理解能力。

## 争议仍无定论，“伤害比效果更多”？

无论如何，“AI复活”这一产业的诞生，就意味着大众在情感方面的一种朴素的需求——无论是对亲人的缅怀，还是对自身的慰藉，“AI复活”都远比一般的技术场景承担了更复杂的感情。

事实上，在“AI复活”于去年刚刚兴起时，就有人认为，这是一种结合了AI的新型心理疗愈方式，将AI技术用在沉湎与亲人分离痛苦中的用户身上，能够缓和他们内心的波澜。

但一位业内的心理咨询师对此持保留态度。她提出，哀伤有相对固定的过程，其中确认亲人死亡的“承认”是很重要的一步，AI复活的片段可能使未亡人丧失现实感，无法完成哀

悼，死者那么生动的存在还有可能给未亡人造成二次创伤。而如果模仿得有差错——这对最亲近的人来说是必然的——又可能从另一种角度“污染”真人原本的回忆，使得死者需要艰难地确认亲人已死，同样可能造成创伤。

更何况，如果AI生成内容如果从技术层面被“投毒”，使得最终生成了不受控制的片段呢？使用了“AI复活”的生者是否可能因为社会舆论层面的不理解 and 偏见，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呢？如果用户可能永远无法面对丧失，反而彻底失去了心理疗愈的可能呢？

不仅是道德和伦理方面的争议，一旦涉及到人，法律层面的风险同样也无可回避。

肖像权侵犯、隐私数据保护、AI诈骗……底层技术的进步也催生出了巨大的灰色地带，“AI复活”甚至于数字人都仍是新兴产业，目前既无专门的监管条例，也没有自发形成的行业标准，因此，从业者们整体都处于审慎探索的状态。

在英剧《黑镜》中，女主利用AI“复活”了男友后，起初欣喜不已，但很快意识到这不过只是一个影子。在故事的最后，她将仿生的机器人男友搁置在了阁楼，只在每年的特定时间上去看他一眼。

在影视作品里，作为人类的终极梦想之一的“死而复生”并不总拥有圆满的结局，而在科技的推动下逐渐走向现实的产业，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。

也许“AI复活”会在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大步向前，最终进化到连电影都无法想象的程度，又也许它会在时间的推移里逐渐消散，但在现在，关于未来的畅想已经向人类打开了大门。

杨博雯

律师：

## “复活”逝者 目前不宜推广

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里面说过，“死亡并不是结束，被遗忘才是”。中国作协会员、资深心理咨询师张妮表示，“再高级的人工智能也不是原来的亲人”。张妮也提出了自己对其中伦理问题的担心，“随着人工智能的发达和普及，我们也会越来越依赖它，情感也会逐渐转移甚至沉迷其中，所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边界，把握好一个度，才能更好地自我成长。”

有网友认为，没必要把已故亲人做成AI，“亲人感觉就是被操纵的电子玩偶，你想让它怎么说就怎么说。”

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也表示了“复活”后边界问题的担忧，“情感、意识和价值，这些纯个人体验是不能被物理数据所记录的，AI只是一个模拟问答，仅仅是与逝者相似的风格，一旦你去干预了，那这还是不是你所认为的那种真实的印记？”此外，对逝者的留恋，究竟会疗愈创伤还是延宕痛苦，心理学界也有争议。

还有网友表示，希望能在清明节用这种方式 and 去世的亲人对话，寄托哀思。

黄斌律师长期关注元宇宙，曾发表过多篇虚拟人产业发展的研究报告，他表示，自己相信未来AI技术平民化后，很多人将仍是愿意在这个世界留下自己的虚拟人，例如有人患病早逝，身后将留下幼小的孩子，会希望保留自己的思维，引导孩子成长。

“但目前‘复活’逝者若要普及，先要解决隐私、授权和伦理等众多问题，比如如果数据量太少，可能需要利用算法补足后进行机器学习，有可能存在算法的偏见歧视等现象，所以并不适合推广，业界目前关注更多的是能够大规模商用的虚拟形象。”黄斌说。

综合